

家国同庆

周退密(1914年-2020年7月16日)，原名昌枢，生于浙江宁波，毕业于上海震旦大学，中国书法家、诗人、文史专家。他擅翰墨，精碑帖，富收藏，大凡传统文人的雅嗜，其皆有造诣，被郑逸梅称之为“海上寓公”，曾参与《法汉辞典》的编写工作。著述宏富，有《周退密诗文集》。

结缘书画装裱

我在上海文史馆装裱的时候，就认识周老。那个时候周老正想整理印他那本藏品，请同馆的金宝源老先生帮他在馆里“菊生堂”拍摄藏品的照片，他和师母一起带着藏品打车来，师母的头发表白……我有空会凑过去看那些藏品，后来那些藏品很多经我之手整理过。

1997年10月开始，我在瑞金街道文化中心开了个裱画店。街道文化中心原来有个“老知识分子活动沙龙”，由周老主讲诗词，活动室的墙上还挂着当时周老写的书法。

周允熙女士在社区老年大学教退休老人画山水，我的装裱室就在隔壁，和她熟悉后，说起墙上周老的书法，她说和周老很熟悉，我就拜托她帮我向周老求个斋号，她一口应允。过几天她告知和周老说过了，没问题。刚好周老有些东西要托我，叫我直接到周老家去取，我大喜过望。

可是，题个什么斋号呢？刚好读一本尺牍集子，看到明人徐渭的一札，开头一句“倾渡初渡，未得小侯高轩……”灵机一动，心想“侯高轩”吧！于是就到周老家取他的裱件，顺便求他的墨宝。他也觉得这个斋号有点意思，还和我讲了另外一个典故，唐朝诗人李贺很年轻的时候

裁切得不正，我也一样切出。封面为节约成本，竟用了一块龙纹锦绫包了，贴了签条，自己看着别扭，觉得不妥，当时满心忐忑送到周老家，陪着笑，解释说我也不满意如何如何……周老一句也没有批评，只是淡淡地说：“总比不裱好吧。”这6个字可真是比骂我一顿还难受。

新一年春节，周老的老朋友，诸光远先生给周老用米砂画了一本《朱竹》册页。周老喜简朴，并不想做开版册页，加上裱边放大尺寸。只是想就画心原尺寸做一本经折。但是画心余地很小，难以裁切，我勉强应承，耽搁了很久，结果装好后，送出去到机器裁切时，其中两页伤到了图章，我很痛心也没办法，惴惴不安送到安亭草园，周老看后也没有批评一句，说：“这样吧，小费这本就送给你吧。”这本《朱竹》册，现在还在我的书架上，慈爱的力量对我随时是一个督促。

情长也有尽时

我从1998年开始，就喜欢参加上海的各家小型艺术品拍卖会，买些力所能及的小品，自己把玩，从古籍碑帖，到绘画书法都有，很乱很杂。也没有道从某先生去学，只是从心所好，倒也交过什么学费。后来跟周老熟悉了，稍得得意处就带去给周老看，他最开心，每次离开，他还会关照：“小费，要是买到什么东西再来给我看看。”

我很喜欢看古人的东西，有很多藏品也想知道现时的信息，他晚年很少下楼，想知道外面的情况。我把所知的讲给他听，他说我也把我买的作品相关故事讲给他听。



作者与周退密(左)合影

来的，人家这么大了年纪。”当时我在座，心中一股暖流。生也何幸，在这人世碰到这么好的人啊！

周老喜欢金石碑帖，所以号“石窗”。他的小行书是翁方纲的底子，因为金石题跋他学了很多翁方纲的写法，乾嘉考据这一派后来学翁方纲的很多，比如罗振玉。大约一百零三岁那年吧，周老对我说，他明显感觉更衰弱了，先说小楷写不了，手抖难看了。他的字是人书俱老的很好看，这是他自己要求高不写的，说诗也不想做了，动脑筋头会痛。后来师母说，来客不能久坐，20分钟为限吧。我就怕了。

孔子说：“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则以喜，一则以惧。”我这样满心欢喜又暗暗忧惧。周老的最后两三年，我不敢到他那里去了，一则以喜，一则以惧，一年又一年，有去过他家的老师来说及他情况挺好，我也跟着高兴。

2020年7月16日的五更，我知道周老仙逝。追念与老人家的过往，眼泪忍不住暗流。

跑步时你在想什么

□叶倾城

那还是上学期的事儿，快期末考试了，有个女生忽然给我讲了件事情。

她同桌告诉她，自己半夜上厕所，发现住她家对面楼的某某同学房间的灯还亮着。这以后，平时焉不拉几的同桌也像打了鸡血似的，在夜以继日地疯狂刷题。几次小测验成绩出来后，她把原来和她不相上下的这位女生远远地甩在了后面。

女生惶惶起来，看着同学们一个个都在拼命，于是，她也开始给自己“加料”，晚上复习到深夜。很快她就撑不住了：第二天上课时，她无精打采、昏昏欲睡，课堂学习效率“大打折扣”。

她想回到自己正常的学习轨道，但每次想早点上床休息时，脑海里便会浮现出同学们挑灯夜战的场面，又着急得睡不着觉。

我愕然良久，我问女生：“你上初一你知道吗？”

大道理是好说的：初中生，有什么必要这么拼呢？这只是又一次期末考试，对你的这一生来说微不足道，甚至对你的初中学习来说，都无足轻重，你却准备搭上你的效率、健康以及对学习的激情。

但我又立刻想起另一位家长的话：“初中当高中过，初三当高三过。”如果家长焦虑至此，怎么能说：我不懂学生的焦虑。

我女儿上小学的时候，每周老师都会把她的成绩发在群里，我一看到不是100分，就心里急一下。尤其是全班50个人，有40个100分的时候。就小学那点几内容，有什么理由不全对呀。

无论老师们怎么和家说：小学的这些分数，没有用，偶尔一次进进退退，就跟走路摔了个跟斗一样，是每个孩子都一定要经历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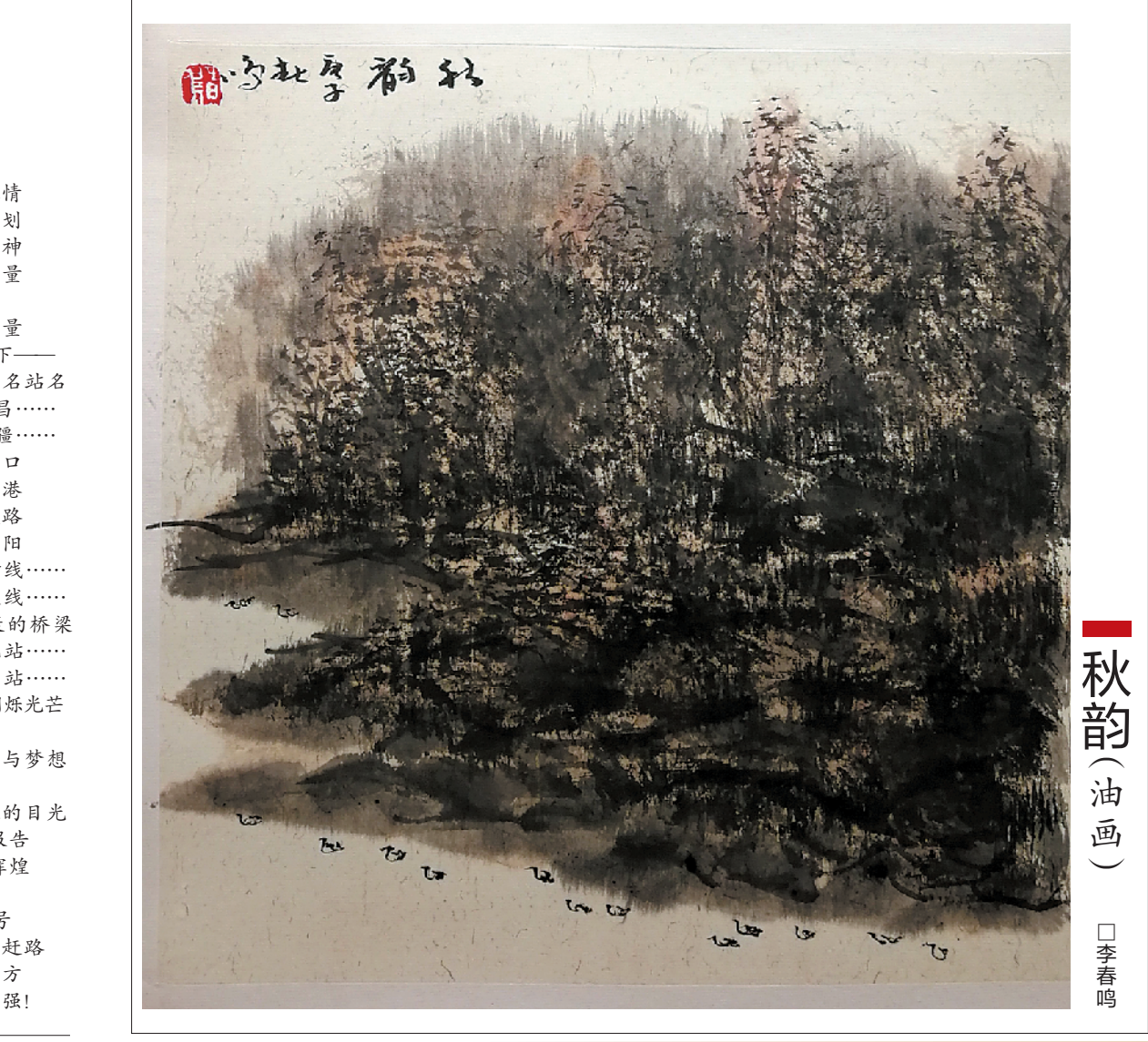
道理人人都懂，但看着人家的孩子健步如飞，自家的孩子脚步蹒跚，就是方丈大乱。万一孩子就真的一跤不起，怎

祖国，我日夜为你丈量

□蔡宗周

祖国，我以钢轨作直尺
日夜夜为你细丈量
你矫健步履，你高挺脊梁
你博大胸襟，你明亮目光
车驶昆仑高原——
测五千年中华文明高度
车过琼州海峡——
量一万年华夏故园宽广
大江南北春色烂漫
神州秋景缤纷异常
一个个深藏山沟脱贫村庄
将不尽喜讯往我车上装
刻下从贫瘠到富裕时光
一处处大漠戈壁边防哨卡
托我报告祖国守土不让
插上战士一颗初心滚烫
铁路人的闪闪直尺啊
承载着太多太多的爱
测不完大美中国崭新气象
量不尽大好山河无限荣光

祖国，我以车轮当卷尺
年年岁岁把思念丈量
车经苗寨侗家——
封闭大山推开幸福门窗
车抵辽阔西域——
老少边穷地区满目春光
追赶时代的转动飞轮
伴随中国强有力脉动
唤醒大山漠沉沉睡梦
录下奔跑途中雨雪风霜
丈量祖国的闪闪卷尺啊



秋韵(油画) □李春鸣

故乡的小河

□赵子安

故乡地处湘中腹地。远远望去，群山环抱中的原野，是一片郁郁葱葱的田垄。隐约其间，历史两门功课让我稍感亲切新奇外，其余一概陌生而隔膜：墙皮剥落的土砖校舍，教室里熏得黑黑的煤油灯，一览无余的光秃秃的操场，还有说话声像牛叫的听不懂的方言。尤其奶奶那双双明亮威严的大眼睛，随便看一眼就能把我全部装进去……

基础的薄弱和语言的不通，让我对学业难提兴致。终日浑浑噩噩，抵触地斜视一切。我恍若置身荒岛，心中无限怀念过去与父母和妹妹们相亲相爱的欢乐时光。

奶奶大字不识。她是从苦水中浸泡过来的，生性好强。她的眼睛里只有爷爷，只

有生存，没有眼泪，没有脉脉温情。信奉吃不了苦受不了人的朴素信条。她矫正我的办法简单粗暴：逼得我自己动手，整理内务；然后，大热的天，领着我去操场边的空地上挖土种菜，挑粪施肥。如此未曾经历过的繁重不堪的劳动，弄得我蓬头垢面，全身快要散架了。末了，她叱令一身臭汗的我去清洗自己和农具。

我垂头丧气地跟着奶奶跨出学校围墙。夕阳西下，一条流水潺潺的小溪逶迤在眼前。台阶下，三三两两的校工家属推衣洗衣，闲话聊天。奶奶叫我站到离台阶偏远些的溪水中去洗刷。溪流宽近两米，水草蔓延，深及及膝。遍布的石头上沾满黑糊糊的苔藓，丝丝缕缕摆动招展，成群的小鱼箭一般巡回穿梭。我抢步跳入水中，却一个趔趄，仰天八叉一跤摔入水中。岸上的人哄堂大笑。从大山深处流淌过来的清凉的溪水，抚摸着我的肌肤，洗濯我浑身的污垢，神清气爽。我小心翼翼地爬起来，也开心地笑了。

小溪让我难以释怀。我甚至筑起水坝，水面才渐次铺开。我呼着歌儿，满目荡漾着清澈的溪水，和浪漫田园诗意。

在溪尾融入的小河，当地人俗称车田河。河宽丈余，极目处筑着水坝，水面才渐次铺开。河水清亮，水波不兴，两岸河堤上杨柳轻拂，是学校师生们消暑的好去处。我本不会水，架不住同学怂恿，赖在水边嬉戏。后来仗着个高，慢慢探步向水中央靠拢。

胆量渐大后，某个周末我独自偷偷下水，划到齐颈深的水中，得意地四处眺望。突然脚底的石块滑动，我完全沉入水里，眼前一片白茫茫，眼睛难以睁开，只闻耳畔咕咕咕咕的水响。我心下大骇，奋力蹬脚，跃出水面，周围围无一人，旋即又坠入水中。徒劳的挣扎无济于事，我索性闭上双眼

憋住气老实待着。也奇怪，心定以后，耳朵旁清越的流水声消失了，身体竟有些飘浮的感觉。思绪却很乱：就这么淹死了，爷爷奶奶肯定是见不到了，功课不用做了，农活也不相干了。只是这条小河会流到湘江，还能让爸爸妈妈和妹妹们看得见死去的我吗？我心悲怆，随波逐流。脚底被硬物磕得生疼，我立马贴上去，头又冒出水面，看到河岸就在不远处，急忙纵身扑了过去……

第二年，学校改组为疏，挑选水性好的老师和同学当教练，组织学生集中练习游泳。小河霎时开了锅，成了沸腾的天然浴场，到处是兴奋的打闹声和翻飞的白屁股。我有上回回过险的经历，在老师指点下进步神速，把仰泳、踩水、蛙泳和蝶泳全学会了。小河不再是凶险之地，我抚着碧波，仰望蓝天，轻松惬意。

故乡的小河，如两只摊开的手掌，轻柔地托举我成长；又似一张挂满弦的弓箭，将我投射去希望的远方。

上了大学，我回了省城，热切地去湘江边跃跃欲试。湘江自然不比故乡的小河那般秀美柔顺，它水势浩大，波涛起伏。但我自恃有故乡小河的哺育，和自己刻苦的操练，仍然无所畏惧，搏击风浪，坚持每天游个来回。游泳也成为我毕生的爱好。

今年九月，我与在南京的好友聚首湘江。面前的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雄浑壮阔的万干气象催生我们的意气 and 斗志。畅游尽兴后，我们找了家江鲜餐馆喝酒叙旧。朋友问我何以如此钟情游泳。我说是因为故乡的小河，它来自大山，流经湘江，汇入长江……

河如人生，人生如河，一样的在不断追寻和演绎自己的丰盈和磅礴。作为初生的起点，故乡的小河陪伴我长大，深深地镌刻在我岁月的年轮里。

塞外，我的青春

□武桂琴

去年以来，在广州范围的公司项目工程深入走访了几次，尤其是多去了几次广州地铁的工地，还是蛮震动的，工地整齐、干净，而且现场科技高效，比起那些自己刚参加工作那会儿的工地，简直是翻天覆地的变化。

从前承建的大多数是路内项目，新建铁路所经之处往往偏僻荒凉，刚毕业那年见识的第一个工地就在内蒙古境内，号称“三无”项目，水、电、路样样不通，好在那时青春正盛，生命力旺盛得像一头日夜奔腾的牛，看啥都新鲜有趣，倒也不觉得有多艰苦。

那个项目指挥中心建在山顶上，山下是黄河途经之地，河水清冽，水流湍急，雨季的时候，河岸会涨满水，因为山坡陡峭，只下去看过一次水，这是个遗憾，至今心里都有个疑问，如果当时坐在黄河边上认真思考过人生，会不会获取更大的自然能量，有更广阔的思路？

临时房屋简易便捷，屋顶时不时漏水，有几次大暴雨冲垮墙壁，雨水突涌而进，大家赶紧临时抢险，修修补补之后，日子照常，与学校里的风花雪月和四平八稳相比，感觉经历的每一天都不是平铺直叙的。

厕所建在山坡一处小平地上，冬天的时候，山上的胶泥会形成冻土，显得沧桑许多，风沙吹过显露莽莽苍苍的大地本色，每个夜晚睡觉前，都要冒着凛冽的风去厕所打靶，着实不易；但到了夏天，当那面山坡变得绿油油起来，四面八方全是不知名的青草山花，去厕所时，有时候会看到绿色小青蛇穿过草地，偶尔也见到过白蛇，不知道有没有毒，似乎它们活在它们的世界里，倒也从来没见过袭击人类事件，这样的生活条件，当时觉得很便利，甚至胆战心惊，但现在想来真不乏大自然的质朴。

自打将黄河水引上了山头，就放弃了饮用当地的旱井水，那旱井水是通过收集来的雨雪沉淀下来的水，据说并底混合着牛羊粪的粪渣，但当地人每每会取笑说：他们喝旱井水的皮肤白嫩嫩的，而我们饮用纯净水后一个个都黑不溜秋的。也真是，就连我们这些新人被塞北风的风吹过之后也很快就不复白皙了，而当地的年轻人却有着“水当当”的肌肤。尤其村长的儿子，那时